

涑濱蔡先生語錄

汝濱蔡先生語錄卷十六

天地篇

天道難知可見者運行而不息者也地道難知
可見者有恒而不變者也惟健故不息惟順
故有恒健順者乾坤之德也誠也元亨誠之
通利貞誠之復是其不息不變者也天地以
形言乾坤以德言也觀乾坤健順之德天地
之道不有可見者乎夫乾道資始萬類出焉
坤道資生萬類成焉萬類不齊民生異於天

地於此亦無全能矣而聖人爲之裁成輔相
曲成不遺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
一教立而萬類齊生之所生者生矣成之所
成者成矣是聖人能生天之所生成地之所
成矣弟子問曰有謂聖人能生天生地者何
說也曰天道玄遠莫可紀極也聖人曆象以
察之盈虛以齊之經緯以參之十二辰以次
之干支以序之歲時以行之天之體立矣地
道廣遠莫可紀極也聖人以奠之六府

以脩之九山以表之九川以紀之九野以畫
之九有以分之地之體立矣天有四德聖人
取之以爲中正仁義而禮樂政教興焉人極
立矣故天道以明地道以行人道以成是聖
人能生天生地以立天人之極也吁於此可
以觀天地之心乎天地生聖人所以能其能
也是聖人有全功天地有全能也是聖人體
天地之心以成彌綸參贊之功也是聖人之
道與天地爲體而其用則相成也又問曰說

天莫辨乎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天地
之蘊圖書盡之矣漢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爲
經緯九章八卦相爲表裏者何說也曰圖書
之四象八卦伏羲與邵子同一加倍孔子則
相邊也其本同其末異其生異其成同矣夫
不一者象數而至一者理河圖數偶而主靜
靜爲體其用則動而易之吉凶生乎動此圖
爲經而書爲緯也洛書數奇而主動動爲體
其用則靜而範之吉凶見乎靜此書爲經而

圖爲緯也河圖表爲八卦而裏寓九章洛書
表爲九章而裏寓八卦參伍象數體用合一
天地之情見矣故能推之以協天人之理以
類萬物之宜嗚呼乾坤之德易簡盡之矣聖
人之德一誠盡之矣帝王之所授周孔之所
傳以明世教者也老氏以無名爲天地之始
莊周以萬物出乎無有釋氏以天地有循環
生滅皆荒誕無用君子所不道也

帝王篇

世稱五帝者伏羲神農黃帝唐堯虞舜是已稱
三王者夏禹商湯周文武是已皆古之君天
下者天將開大文明之治故生此聖神廣大
玄默其德莫加焉仰觀於天俯察於地中協
於民開物成務以立人道之極故伏羲神農
黃帝爲闢道之祖堯舜爲闡道之祖三王爲
述道之祖五帝之治天運地載神與化游風
行雨潤爲物終始三王之治不言而信無爲
而成大之極於六合推之入於無朕前乎此

者未之有聞後乎此者足爲經範也夫生萬物而不專其柄成萬物而不有其功天地也五帝之道如天其治象如春雍而和也三王之道如地其治象如夏明而大也語其事功始畫八卦以開天地制爲耒耜以養生民作蓋天儀迎日推策衣冠宮室禮樂之有制故曰闢道仁昭義立德博化廣治曆明時建官圖治精一執中之旨相與授受故曰闢道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懋德建中績禹舊服損益

二代制作大備丕顯之謨丕承之列無以尚
矣故曰述道數聖人者德輝於上天下莫不
景從也道宜於民天下莫不順承也夫不相
沿而相成者道也。不同沿而同功者時也。故
德與時會道與功偕五帝之治渾渾噩噩上
下相忘三王忠質文相繼損益宜民時焉耳
矣或曰子謂聖之達者莫若周公制禮作樂
足以垂百王之經範聖之窮者莫若仲尼祖
述憲章足以立萬世之準極亦可以與帝王

之列乎曰周公之達也其道行仲尼之窮也
其道傳帝王之道得周孔而益遠故帝王之
世道在天下周孔之後道在大經欲興五帝
三王之治者舍周公仲尼其焉師欲舉五帝
三王之道者舍六經謂孟其焉學夫求帝王
周孔之治莫若求之道矣求帝王周孔之道
莫若求之心矣蓋不同者治而同者道也不
同者道而同者心也故求之道恒不足求之
吾心恒有餘

汝濱蔡先生語錄卷十七

君德篇

大君者如天運於上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萬物
生焉歲功成焉大君法天爲治懋德建極天
下之大民物之衆各遂其生成亦猶是也易
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天爲萬物之祖君
爲萬邦之宗王者體天之道斯萬國咸寧也
夫天位乎上地位乎下王者宰其中上以參
贊化育下以載成物理遵天授報寔惟天之

元子哉是以聖帝明王洗心於密勿戒慎於
幽獨養天德以端化原豈敢自暇逸耶雖然
天下之事至繁也聖人則處無爲之治萬化
之變無窮也聖人則行不言之教躬脩玄默
持衡而不擾因其本然無弗可爲矣執其簡
易用中而不過得其要領無弗可達矣故靜
與天游動與物化本固而資深中虛而應當
矣稽其治功觀其禮樂如天之覆如地之載
盎然春溫沛然雨潤有不可名言者矣由是

觀之天下之治其出於君心乎養德之要在
謹於幾微乎君心一念之萌天理人欲之幾
也一念之善天下蒙其福一念之不善天下
蒙其害何也有心之邪正好惡之得失關焉
好惡之得失忠邪之進退關焉忠邪之進退
政治之臧否關焉政治之臧否天下之理亂
關焉是以古之人君必致察於幾微擴克其
善而遏絕其不善所以立爲政之體也由是
好惡平而國合公矣君子進而治功成矣故

堯舜之精一執中禹湯之祇德建中文武之
克慎明德皆致謹於幾微也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堯肌如腊禹足胼胝文王自朝至
于日中曷不遑暇食是能内外交脩養德之
功密矣故其恭德足以正天下其容德足以
覆天下其慈德足以子天下其儉德足以養
天下故能化宮廂而正朝廷齊家國而奠萬
方刑罰平省而德行如流政令清明而化易
如神矣書曰天命自度不敢遑寧王敬作所

君德之所由成治化之所由隆也是知君心
爲治化之原而謹德爲養心之要

相業篇

大君者繼天以出治者也大臣者輔君以成治
者也大君者天下之表大臣者百官之表也
故大君如天大臣如日月日月所以行天道
也元首股肱之義一體相資治功成矣昔明
王奉若天道建官圖治冢宰相天子統百官
三公論道經邦二孤貳公弘化皆坐而論道

相臣之職也舜之相堯禹之相舜君臣道合
治化之隆無以尚矣伯益相禹伊尹相湯以
聖輔聖功格于皇天傳說之相高宗作舟楫
霖雨克紹乃辟于先王周召之相文武成康
制禮作樂垂範百王古今言相業者莫之與
京蓋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視聽近而聞
見遠也夫宰相之任內而百官族姓承其德
外而四海九州沐其化遠而四夷八蠻仰其
風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係焉必德兼天

下之隆望係天下之重智出萬類之表量包
天地之外者斯不負大君之託易曰鼎折足
覆公餗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
重鮮不及矣故伯益伊尹周召皆謂聖臣德
足任重故二代治化之隆傳世之遠四臣之
力也君臣道合豈偶然哉夫相臣者治之表
群臣之所宗也惟相臣有協恭之德故百官
有推讓之風觀虞廷濟濟相讓爲可見矣故
仲尼稱公州文子之同升諸公譏臧文仲之

竊位蔽賢蓋以此耳孫村教曰吾三相楚而
心愈卑每益祿而施益博位滋高而禮愈恭
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其自處得矣於
相業有未光焉夫時有升降立業在人任道
而無爲三代之相也在險而運奇道斯卑矣
故伊尹必待三聘之勤傅說必待形象之求
道不可小用故重其進也孔子進以禮退以
義道不可行則亦不可以虛拘殷三仁自靖
自獻皆無所爲而爲之也之數子者雖用舍

不同皆任道而無爲者也蓋不同者時也同者志也君子亦惟貞夫志而已是知擇一相者大君之智立相業者臣子之忠君臣之義如斯而已

汝濱蔡先生語錄卷十八

任賢篇

天生賢才以輔世也人君進用賢才以代天工也賢才爲天生先覺豈無用世之心以進退爲士君子大閑使或誠意未孚朝禮夕踈君臣之義將有不終者矣必人君以禮招之推誠待之虛心聽之然後賢才樂爲之用此自古明君誼辟任人圖治之道也昔唐虞稽古建官周禮爵以馭貴祿以馭富夏官司士以

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士農之於鄉升之
太司焉可稽也若山林岩穴高蹈遠迹之士
有不可以常儕例視者故耕莘築岩之夫必
待禮聘而後出不如是不是與有爲矣夫玉
產於萬仞之山珠產於千尋之淵求之者不
憚穿虎豹之林探蛟龍之窟期於必得賢人
君子爲國家至寶顧不知所以求之亦獨何
哉故人君圖治在於用人而用人之道在得
其宜宋儒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

於呈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
善於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
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夫自鄉舉里選之法
廢而科目興焉以言觀人所以叩諸外而質
其中也言而不度又何觀焉况能得行義純
固節操方正之士乎欲復渾厚之體抑澆薄
之風要在知貢舉者先器識而後文藝痛革
浮靡之習斯人知趨向而士習一變矣藩省
賓興兼取孝弟行誼亦轉移世道之一機也

夫公孤卿士百司庶府職有重輕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大才而小用之是困騏驥之足於鹽車也力小而任重是拔鷲鷖之翮付之鴛鴦也枉其才而用之適足見累矣故明君之用人猶大匠之任木小大脩短各得其宜規矩方圓各有所當故度德定位因能授官亦猶是也然庶績以勸懲而興忠良以積久而見三代考績黜陟之法任官圖治之良規也此法一廢轉徙無常則人皆飾名以求功巧文

以逃罪虛僞者兢進勤恪者解體而求治功
之成難矣夫君子小人不並立君子以廉恥
禮義爲重難進而易退者也小人患得患失
何所不至要在人君察其隱微辨其誠僞耳
故遠小人所以親君子也平好惡所以辨忠
邪也非明無辨非斷無決明且斷焉斯可以
言用舍矣敷求賢哲布列中外三代之治其
可興乎

學術篇

學者效也古之帝王效法於天地以立萬世之
準極其倫則君臣父子其道則仁義禮智其
治則禮樂政教其事則詩書六藝其方則知
行體驗五帝關之三王昭之周公仲尼成之
用之以脩身用之以養德用之以臨下用之
以事上用之以張道義而一天下是古之聖
人法天以爲術業後王脩明傳繼爲天下萬
世慮者至矣萬世之下爲君臣爲父子爲仁
義爲禮樂爲詩書爲六藝爲知行體驗者舍

聖人其焉學是聖人者天地之心也萬物之
準也夫天有是理則人有是性有是性則有
是道學非益之也反之而已所以繕其性也
萬世之下師帝王周孔所以師天地也故易
稱營道同術書云學于古訓乃有獲是學有
益於得也故終日而思者不如須臾之所學
跂足而望者不如登高之博見學何所始何
所終也其教則始於授經終於讀禮其效則
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精思篤信而後入真

卷之八

積力久而後得是學之術也或曰學者賢人之事中人以下之事若堯之精一舜之執中禹之祗德湯之建中文武之克慎明德皆天聰明之盡者何俟於學曰考之傳記是數聖人皆有師傅之臣焉往而不學孔子亦云十室之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是道也出於天衍於帝王周孔其體中正純粹其用玄默簡易其效雍容和順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先聖後聖若合符節後覺效先覺亦惟

此道而已學之得其道學術之正也惟知所
篤信故正也皆所以善事乎心也皆所以善
事乎天也如登山然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
而小天下學之至可以爲聖人學之次可以
爲賢人不知登者不知其所由或困於荆棘
或墮於溝壑惑矣昔周道衰帝王之道晦而
不明故怪儒迭出異說爭鳴揚朱疑於義而
害於義墨疑於仁而害於仁天下之言不
歸於揚則歸於墨爲斯道之靈人心之害有

不可勝言者矣故廟堂無大政侯國無法守
君子犯禮小人犯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職
此之由也若孫吳以談兵儀秦以遊說申韓
以刑名管商以功利富強李斯師荀卿坑殺
儒士焚燒典籍皆以其學術禍天下由是言
之君子之學可弗擇術乎故居必擇里遊必
取友所以防邪僻而就中正也三代之教自
王宮國都及於州里莫不有學自天子之元
子及於庶民之俊秀莫不受學天下之道出

於一故學無異師人無異術治化之所由隆也後世道不師古人自爲學異說多則人心惑士風邪則政教乖祖述黃老清淨無爲談說茫列遊心高遠卒歸之空言無用矣釋氏明心見性於世道何益是皆謬於帝王之道三代所謂迂怪之民孟子云經正則庶民興要在於大君延禮名儒講明正學以端風教之原斯天下之學術自正矣

涇濱蔡先生語錄卷十九

節義篇

士君子秉禮守道始終不易之謂節執持不回之謂義是爲天地之正氣大丈夫貞白之操也古今所尚不爵而貴不祿而榮故死有重於生辱有重於榮者矣何也所學者正而所守者固不爲威屈不爲利動不以外物撓其中是非之分定而義利之辨明也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保安社稷植立綱常非特廉頑立

儒而已夫國家立教明倫將以作士大夫之
氣立臣子之大防也士大夫所學何事顧不
知所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乎故懷才抱德甘
貧樂賤士君子之節義也以身許國忠貞不
二卿大夫之節義也從是不從君從道不從
父忠臣烈士之節義也然志以道成行以義
立惟君子操持嚴正本立而固義滋而深是
爲有定見有定守矣然後隨其所在不失其
本心固不待計較論量死生榮辱出處進退

之間處之自噉豫而無不當矣夫當死而生
爲不仁當生而死爲不智當榮而辱爲無見
當辱而榮爲無恥是以君子慷慨成仁從容
就義其出處如飴去萬鍾如脫進退無據非
禮也出處不時非義也是以君子安於命義
道苟不行則亦不可以虛拘故其處也龍蟄
其出也鳳遊其去也鴻冥誠可嘉尚世已嗚
呼古之忠臣孝子義烈清脩之士其氣節炳
如日星重如山岳千載之下仰之猶有生氣

以法身言金
奸雄詐僞爲鬼爲蜮之徒是自喪其心自滅
其天者也故士君子臨利害遇事變一死有
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亦惟求其是而已若
伊尹顏淵安節者也伯夷申生苦節者也龍
逢比干以死爲義者也泰伯微子以去爲義
者也聖賢亦何心哉故君子不以死生爲重
而以合道爲重

風俗篇

行在上謂之風成於下謂之俗道德禮樂流行

於天下如風鼓動莫不靡然其風乎禮讓忠
信見於四方百姓遠近如一其俗乎古之王

者恭儉惟德教化大醇樸素簡易事不踰禮

故天下化之士讓於朝農讓於野崇尚廉恥

執持謙退人淳工麗商樸女重賢子不狎戲

班白不提携市不預價田器不歸士無入籍

喪期不令而治有由然矣自世教衰禮讓廢

王政失忠信薄天子無以紀綱諸侯故國異

政諸侯無以維繫大夫故家殊俗春秋戰國

卷之九

之風可勝嘆哉君者表也臣民景也德者風也臣民草也五帝異世而同德三王異治而同術其道簡易故其象渾渾然其道昭明故其象噩噩然上下一德四海同風天子諸侯清穆恭默而已大夫卿士委蛇靖節而已天下之民樂樂利利不識不知而已道德之風泰和之象可想見也已何以明其然也王者之治本於德而教養爲之大端有井田以公天下之養有學校以公天下之教仰事俯育

有所資而民無內顧之憂然後驅而之善故
無不從也無不化也復設爲視學養老之禮
以教天下之孝弟孝弟教行而風俗日厚矣
是謂有恒產而有恒心使饑不得食寒不得
衣饑寒至身不顧廉恥擄奪之風起安望其
興禮讓耶昔孔子爲中都宰三月而教化大
行男女別途道不拾遺鬻羔豚者不飾鬻化
之有其本也嗚呼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
無私德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後世政

靡民散俗益偷薄安能一道德以同風俗乎
故必有恭儉之德然後成禮讓之俗而井田
學校所以成其德也夫養而後教則善心生
善心生則倫理明倫理明則風俗厚風俗厚
則禮樂興禮樂興則天地蒸萬物若而君德
爲之本此五帝三王躬脩玄默與天下相忘
於道化之中也

涑濱蔡先生語錄卷二十

利弊篇

利者義之和也。民情之所宜也。弊者利之反也。民情之所惡也。利出於上，公於下，爲生民之所便安。弊則徇一時之便，而不思經久之圖。拂天理，民情而爲之也。上天立君以爲民也。先王體天道之公，協民情之便，立爲典常法。守通之萬世而無弊者也。聖人作法庸人者，擾焉作法於前，繼之者弊焉。補偏救弊，損益。

以時使汚者復新壞者復完政事得以脩舉
民情得以便安是能通上下之情而達天人
之道者乎古昔帝王體天地之心與斯民之
利井里以養之學校以教之道德以先之禮
樂以和之百工以給之六府三事允治九疇
彛倫攸叙爲斯民生養安全計者至矣盡矣
三代既逝春秋戰國之君臣徂於功利富強
之習而乘之以見小欲速之私取先王之法
而盡廢之後之欲復帝王之舊以利斯民者

其必通上下之情乎天下如人之一身大君
爲腹心元氣百官爲耳目股肱小民其毛髮
百骸也血脉流通相爲一體王者深居法宮
而遊陬異域幽隱弗知小民之利害蓋蔽而
不得以上達廟堂之美政壅滯而不得以下
流其何以彰天道之大公宣王者之大德乎
必明目達聰開廣言路使小民之饑寒困苦
怨譴咨嗟無不周知所以流通血脉保合元
氣也天銷繁安逸仰事俯育民之所欲也暴

政厚歛勞役征戍民之所惡也安養和輯所
欲與衆所惡勿施大君之德政也其必先天下

下之憂而憂斯能舉天下之利而利之矣天下
下之事或輕重相若得失相半補偏救弊何
不可者乃意積弊已極利害相懸事關天下
之重安可蹈襲故常也賈誼云譬之琴瑟不
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天地有自
然之利美利弗興非所以憲天也先王有利
民之制繼之者不由非所以法祖也大臣不

能將順其美，藩臬守令不能宣布德意，是弊在上也。吏胥奸欺，舞文罔利，是弊在下也。大君能厲精圖治，求所以利者興之，弊者去之，典章成憲，盡復先王之舊，一政之復，一弊之釐也。一弊之釐，一利之興也。弊事盡革，美利斯興，天德王道，於斯爲至。嗚呼！此一時之利，弊耳。若禮樂政教，君臣父子帝王所立以行，民極周衰，道廢異端並起，楊墨之道甚於申韓，孔孟辭而闕之，後世佛老之害甚於楊墨。

蠱惑人心甚矣必明先王之道禁邪說之非
是洗滌人心斡轉乾坤之一機也興利除害
莫大乎此

作述篇

諸生問作述之義曰作其創始者乎述其傳繼
者乎古之王者觀象於天效法於地以類萬
物以一群情以興治道建立區畫經天緯地
作也後之王者遵其成憲率其典常脩明損
益不失其舊述也是道也天之道也天有是

道斯人有是制作美作之於前繼述於後無
二道也作於前時當作也述於後時當述也
前聖後聖惟其時而已故曰作者之謂聖述
者之謂明鴻荒之世遠矣肇自羲黃開物成
務制器尚象二帝三王聖神相繼制作興矣
作爲宮室衣冠作爲釜斝耒耜璣衡察天曆
敷授時律呂宣氣量衡齊物井田以養學校
以教文字以代結繩舟車以通險遠疆理宇
內列爵建官君臣父子之倫禮樂政教之治

仁義忠信之行詩書六藝之文典則八柄之法載之典籍者備矣是皆作者也後之明君誼辟脩其廢墜率由舊章而使上下相安遠近協和是皆述者也由中古以來至於今日豈復外宮室以安居外耜耨以養生舍學校以爲教合君臣父子以爲倫去禮樂政教以爲治棄仁義忠信以爲行離詩書六藝以爲文者乎仲尼曰作者七人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是已周公思獄三王以施四事仲

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述垂憲所謂述也
曾子述其教著爲大學子思述其言著爲中
庸以明天地之道以傳帝王之迹是皆所謂
述也古今聖賢無二道也迨春秋戰國道術
裂而異端起楊朱爲我墨翟兼愛老莊之虛
無荀卿之淆雜申韓管商孫吳儀秦鑿空杜
撰奸詭慘毒謬於帝王之道其言浩蕩不窮
鋒利莫敵當世惑焉故孟子述仲尼之道關
邪說以正人心救世之功不在禹不嗣是董
仲舒韓愈尊仲尼闢佛老可謂通儒兩程朱

子發明六經語孟以迪後學亦可以言述矣
愚謂作者之謂明述者之謂智不知而作皆
悖逆大道蠱惑人心者也若漢儒作五經緯
以淆亂聖言王安石敢廢古經而自是以亂
天下是爲不智甚矣或曰帝王作矣後世述
焉先聖後聖有不同歟何先聖獨能作而後
世述之也曰道無古今之異但所值之時不
同故制作建立以利民者前聖也斟酌損益
以宜民者後聖也使後聖當前聖之時亦能

制作前聖當後聖之時亦惟述之而已何也
制度備矣弗可強作也強作之既非天道亦
非民則何益於民生何裨於世教皆迂怪妄
誕之徒王政之所必誅者也是知帝王之道
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近有儒冠異行
講究釋典以爲通乎大道倡之者一二和之
者千百矣諸生其知戒乎故君子寧循途守
轍不敢爲詭異駭俗之行寧抱守尺寸不敢

爲陵駕放溢之言蓋以帝王周孔之道皆人
倫日用之常如布帛菽粟切於民用家國天
下循之則治失之則亂其述之哉其述之哉
諸生唯唯曰既聞命矣

附錄一卷

侍御蔡汝濱先生祠堂記

穀原蘇祐

汝濱先生解紱家居躬耕田野教授生徒講
明正學四方之士翕然從之先生儉素篤厚
歲久積有贏餘既脩葺廟學復置儒學贍田
爲諸生婚喪調卹之助闢二書院亦置贍田
以教宗族子弟并館穀四方來學之士建養
濟院小學脩復名賢墓祭共田八千畝爲宗
族及親故之貧者置印廬常產者倍之建名

宦鄉賢祠射圃以崇典禮置藥室方便塚以
濟貧乏捐二千金建浚水三閘以興水利癸
凡歲大侵處糴粟豆四千石銀一千兩以賑
鄉里壬戌歲復侵其賑濟之數倍之於此不
惟仰窺先生之淵抱而經綸裁制亦可槩見
矣兩臺重先生學行檄行本縣爲建生祠先
生辭之而兩臺之督不已工既竣弟子自張
九衢陳微等以僕嘗拊循其地且素知先生
者不遠數百里乞言以記其事僕喟然太息

曰兩臺公可謂知崇義矣幾何首善之地也
四方其有興乎往聞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
捍大患則祀之僕嘗與先生同爲御史徂徠
諤諤忠黨奮激蓋古之遺直也以糾劾大僚
奪職宜其咄咄無聊爲子孫謀而講學聚樂
平易可親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非耶禦
災捍患先生之功偉矣固宜專祀之而僕之
推先生又有出於常情之外者矣昔禹乘四
載勤勞胼胝始奏平成之績孟子與安居一

室與二三子闡明性善仁義之旨韓愈氏謂其功不在禹下至今學士大夫皆崇信其說何者謂其救世之功一也自昔功利熾而正學晦滔滔汨汨不啻懷襄先生資稟高邁奮起汝水之濱從湛甘泉先生遊學有源委著有四書埤傳書經便註汝濱語錄及文集數百卷梓行於時流播海宇障狂瀾屹砥柱使正學闡明捍禦之績孰有大於是哉先生雖不得大行於時其學其教庶幾可傳於後所

願諸弟子本仁陳義篤志砥行以明其學則
汶水泱泱泗源比濬而先生之授受庶乎其
有託矣否則入覩儀容而作肅出見紛華而
悅焉其如祠宇何哉先生名變別號汶濱真
定之寧晉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行人監察
御史二次放逐餘三十載從遊之士數百人
學問之功迨老而弗倦云

新建蔡汶濱先生祠堂記

見吾陳大齋

予奉

上命來鎮畿南數郡念惟化理之原在尊賢尚
德表式風化政暇爲咨求高逸思得大賢君
子而尊禮之過真定得吾汝濱蔡先生先生
寧晉產也因一拜其家竊見先生克養完粹
表裏瑩徹知爲有道士也時值先生祠堂落
成諸生因以記謁予且曰聞諸祀典有勞於
民則祀之先生著名于朝樹德于鄉傳道于
後學以勞從祀禮也且祠成亦一特盛舉也
敢以記請予既已敬慕先生義不得辭也因

爲作記記曰先生少有異質稍長登進士授
行人擢殿中御史糾劾大僚忤 旨罷官歸
未幾復起鯁直如初復罷官歸乃買田浚水
之傍構書院以舍四方來學之士一以明道
泐人樂施崇禮爲務嘗脩學宮舉祀典建仁
濟之堂表名賢之墓率以躬耕所得餘羨指
爲贍田育人才恤窮鞠敦鄙薄要非今之君
子所能爲也嘗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嘆其有
仁人敦睦之風焉及考其舍宅爲學以與蘇

之人士共又嘆公之心幾于天下爲家矣今
義田規格俱在而蘓之學即范第宅也竊謂
此義不可復見迺今見浚濱先生云要之先
生固今日文正也即名牧賢有司悉心所職
者未能行也即行之未能備且悉也而鄉先
生迺能舉之于鄉縣桑梓之墟無論今世即
古人可多得哉先生少師晉州張恒山先生
繼師朝邑韓苑洛先生最後師增城湛甘泉
先生三先生天下士也其蕙業文章可師法

一世而甘泉爲二業合一之學以開示學者
要在體認天理勿忘勿助此其宗旨也先生
師友淵源獨契肯綮再立于朝不遂乃退而
教于汶水之濱一時門人雲集藉師門館穀
之資以從事于身心理性之說如群飲于河
克然滿腹而去先生之于師傳可謂獨得其
宗而見之行事者矣先生追念三師之德爲
建祠于家歲時俎豆一堂率諸生祇謁拜伏
如事生存其昔人心喪之感聖門築場之義

乎先生立朝大節居鄉高誼耿耿流播人間
可以質古人振流俗於是知先生講學之功
有實用矣而寧晉諸門人亦以其師啓佑後
學羽翼斯道立祠素王之側以世世報德先
生亦猶先生之祠三先生也嗟嗟天理之在
人心可誣乎哉工始于嘉靖三十九年三月
成于本年七月祠堂六楹兩廂十二楹石坊一
座爲先生祠從諸生之請也講堂三楹碑亭
三楹書舍四十間石坊二座大門一座扁曰

正學書院爲諸生講學之處先生之意也實
出今代巡廬陵毅齋楊公重道之舉足觀風
紀資助工料臺省諸公及諸親黨并祭田悉
載之碑陰請命者知縣程朝元教諭胡回首
事者庠生劉聘張九疇也予爲紀其事以志
斯文榮幸且以致吾好德之私云

御史蔡公傳

止菴胡向

公自幼聰慧父封君教之讀儒書九歲解文
義從莘縣李教授講經書子史十五歲父卒

哀毀成疾三載始愈母教之益嚴每見與匪
人遊必怒責不食公遂殫力爲學志期大成
一日鄉庄省母見威逼人命當出贖者家貧
父逼令自盡公出麥三十石以代其贖其人
得不死繼有鄉人十三名被誣爲盜官司欲
致之辟母命救之公爲白之縣尹得釋邑中
乏諸家書籍公出貲買置會集同志者講讀
文風自是始變母命從晉州張恒山先生學
先生器之登己丑進士初任行人從韓苑洛

湛甘泉二先生講學甘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講學者共推爲會長出使大同

代王及督總饋遺皆却不受回京上疏言邊備禦虜數事繼出使廣東留數月與倫氏昆仲講論不怠深悼陳白沙先生有道後人困阨爲置祭田六頃輟旋士大夫類有詩文送之及授浙江道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夙弊破勢家奸惡十餘事禁約三院樂人與

夏宗伯往復辯論不屈擒獲大盜都城盜賊
散走繼差巡視皇城四門脩理九門街道溝
渠查盤內府庫錢糧奏太常卿陳道瀛宋太
監侵盜奸弊光祿寺侈費及山西廠冒破之
弊兵部毛尚書以候決總兵十人相議公荅
云衆寡不敵難坐以死罪毛甚稱服十人由
是俱得宥免差南直隸刷卷發鎮守太監王
德留守王桓鳳陽曹知府侵盜夙弊帶管巡
鹽掣放均平上䟽鹽法利弊請復飛輓之法

以實邊儲查復杭州府朱岳飛後人岳清西
湖祭田三頃處置太康縣都御史顧公祭田
三頃甲午歲巡按河南首制勢要豪強及新
鄉張皇親奪占民產等事禁約宗室趙府將
軍豐樂鎮等處私店奉

勅鈐束鄭府廬江王叅奏唐府宗室宇宗及周
府將軍數人不法事皆發高墻禁錮發儀賓
武永光豪惡復佃戶任世連等田業並冤枉
得釋共平及八府冤獄二千餘事行文脩理

各府州縣文廟儒學立書院一十七處取學
行生儒延名儒教之脩南陽諸葛武侯祠固
始忠節許達祠墓表揚河內侍郎何瑋建立
生祠脩復南陽汝寧漢召杜水田及各屬州
縣水田二萬頃表揚祀縣史烈女等節義十
餘事是歲監臨鄉試時稱得人築睢州寧陵
護水堤百餘里脩築銅瓦廂趙皮寨黃河堤
岸二百里及新鄭護城堤救完寧陵縣城不
為河水衝決改移新孟津縣奉

勅疏濬運河工完

勅賜金幣褒獎捕獲尉氏及裕州反賊高寵等
拏問大豪猾永城蔣輔翟淮盧氏杜田殺人
賄脫三十事河北沙灘地坐以濶布寬減田
糧十餘萬在裁減驛遞徵米十餘萬石是歲
旱蝗行捕蝗之法查理各府州縣庫銀十餘
萬各省糴粟七十萬石船運分賑八府災傷
去歲盤詰出吐蕃進秦夷人寫亦弩倫刺與
安置大將牙木蘭書信題行哈密國轉查發

首相妾父宗斷事會娶及首相之姻俱繩之
以法舉劾鎮平王世子 周王令跪廟二日
令長史來謝而止復命劾奏會酷官及考覈
罷黜二百餘人回京因論事下獄復因論劾
汪吏部革職爲民兩京言官在外撫按薦舉
三十疏吏部許尚書三次上本同御史楊爵
浦銖起用時丁母憂三載部院催取二次入
京改河南道考察內外官及勘本發刑科及
山西道侵盜之弊吏部以年資議陞京堂公辭

之復因事下錦衣獄與楊爵劉魁同時被繫復
爲權奸中傷革職爲民後此兩京堂官及科道
撫按歷薦二十餘疏吏兵二部上本七次事在
平倭錄及備邊奏議公位雖不崇居官不久其
立朝數歷經濟表表在人耳目自此家居一意
教授生徒本縣及臨境各省歷年來學者約二
百餘人乃建書院於汶水之陽置贍田三十頃
以給生徒及合族昏喪祠墓時祭之需郡守爲
建汶濱書院石坊提學守御史建正誼明道敦

義崇道二石坊都御史霍公建有道之士石坊
都御史平公建德學者儒石坊中丞李公建清
朝者碩坊節年各道及諸司遺公脩坊之資集
置田數十頃勤力耕耨收穫日漸饒裕遂將祖
產讓與兄弟及諸姪孫凡親族有不足者量爲
置田並收養孤貧爲之婚嫁故友妻子有不得
所者亦量給田并賑恤之復以數年所積大爲
脩建文廟儒學以隆追報之典置儒學膳田二
十頃以助貧塾婚喪卹卹外置小學三處膳田

六項延生儒以教貧家子弟舉行鄉約朔望借諸父老率其子弟至小學中拜

聖諭教之爲善百尺溝鄉去城市遠僻俗僻難治以舊宅一區改爲小學割田

二頃延生儒教子弟舉行鄉約規格

與三學同脩養濟院一所養濟田四頃令

孤老每名口收養貧兒一人置貧兒田二頃

義塚三段地各數十畝以待孤老及貧家無

葬地者古鄉賢墳墓一十三處共置祭田五

頃各令族人生儒供祀巡按楊御史嘉公之
懿爲建生祠以爲報公上書懇辭因以撫按
及提學巡關巡鹽管屯諸公兵備陳公所遺
脩建之資建堂齋書舍五十餘間改爲正學
書院以處遠方來學之士置贍田十頃以給
之都御史思齋霍公檄云先生道德儀刑文
章山斗六元哲嘉惠後學周恤困窮表章
節義行種種難名即方之古人亦鮮
比儼豈今之頽風鄙士可望其萬一耶都御

史介川毛公敏云先生學有本原行超倫董戲
冠柱下偏震直聲仗鉞洛中獨昭風采磔對
狼於當道抗志澄清鳴鳳鳥於朝陽陳言磊
落雖經擯斥益勵堅貞金百鎊而愈鋼河九
折而必海浩然無媿寧辭三黜之嫵展也大
成不假五窮之送恥曲學之阿世期行道以
濟時迨返初服之懽彌發下帷之憤經窮乳
壁微辭過於漢唐文擬先秦奇氣優於遷史
振長桓山之麓濯纓汶水之濱謝絕時流雅

敦古道脩賢宮置祭器崇報本於

先師闢書院廣贍田重開來於後學宗黨洽恩
親之文正生徒頌德化之陽城蓋大人以道
爲心斯性分中莫非宇宙惟仁者與物同體
故大化內無間形骸當斯世之橫流屹斯人
之壁立不有崇異肩稱激揚仰趙州于正學
書院爲建德學者儒坊少見本院崇德尚賢
之意陳公移檄云先生學有淵源望重山斗
昔立臺端而正色稱鳳鳴於朝陽今居鄉閭

而表儀擬鴻漸於雲路飾黌宮講院明正學而振
起人文置贍地祭田悃古風而主盟吾道頓使涖
水接洙泗之分流恒山識尼丘之正宗此其功德
之著在當時而血食之久宜享報於後世者也李
通政及諸司爲置祠堂祭田三頃癸丑歲荒歉公
出家貲遠方糴糧賑濟三族及親友門生遠方故
人生徒共計粟豆四千石銀一千兩壬戌歲復賑
一次因十餘年荒歉賑濟親故之餘復以糧銀假
貸鄉里及佃家復因屢歉文券盡燬不取教鄉民

開塗陽河及汶河既田數千頃鄉里多賴全活太守查碧山託先生建立石閘以興水利撫按以工料爲難先生捐二千金建閘三所教民灌溉水田撫按俱有謝檄設藥室一區以通醫老儒脩合藥餌以濟貧人嘗因田糧不均勸縣尹丈地均糧比重差偏累者必達之上司以冀寬減民力公自奉儉素不嗜聲伎凡有積輒散之平生不爲儲蓄計且檢身甚嚴雖一字不入公門教人以甘泉先生二業合一之訓以躬行孝弟禮義爲家鄉

里有無狀者一來見即釋然常語人曰但求
在己無失在人者所常恕所著有四書埤傳
書經便註浚濱文集語錄等書噫吾嘗有感
於公之行歲歷履時而窮也竭力事親篤志
爲學仁以愛物義以檢身儉以自奉而一切
世味淡然無欲時而達也忠君愛國犯言無
隱懲惡惠民惓惓計安宗社繼而養晦也絕
意世故杜珣著述教授以育後學創建以昭
曠典廣濟以普仁恩惟在移風易俗其養晦

可謂不易所守即始以驗終逝流而窮源其
功德之大事業之隆昭昭在人予署教此邑
數載得之鄉評及耳目所見與諸生同作是
傳夫豈阿私公諱黻字天章以其嘗講學於
汝水之濱故學者稱爲汝濱先生云

汝濱蔡先生語錄後序

嘗謂聖門四科首德行而次言語則六經可無作也夫何聖賢之言學者必詳於紀錄哉亦惟曰載道曰符德曰發蘊三善備而言斯錄矣汝濱蔡先生寧晉人也登進士居臺端以直道不合而退隱居汝

水之瀆且學且敷于世味泊如也
其門人所錄之語二十卷自性命
道德之微至諸子答問之博其間
彛倫禮樂君師道統與夫井田學
校法令貢賦之類凡天道之常地
道之宜人道之裁成輔相成位乎
中者廣大悉備其視惑於異端流

原缺